



七曜文库

宫部美幸

Miyabe Miyuki

堪忍箱



YZLI0890112500

曹逸冰 译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堪忍箱

曹逸冰
译



YZLI0890112500

KAN'NINBAKO by Miyuki Miyabe
Copyright © Miyuki Miyabe, 1996, 2001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Osawa Office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0-2616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堪忍箱 / (日) 宫部美幸著；曹逸冰译。— 长春：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1.6
(七曜文库)
ISBN 978-7-5463-5223-7

I. ①堪… II. ①宫… ②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76038号

堪忍箱

作 者	[日]宫部美幸
译 者	曹逸冰
出 品 人	刘丛星
创 意	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策划编辑	渠 诚
责任编辑	顾学云 李瑞玲
封面设计	未 氓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5.75
版 次	2011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	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 邮编：100052
电 话	总编办：010-63109462-1104 发行部：010-63104979
网 址	http://www.jlpg-bj.com/
邮 箱	jlpg-bj@vip.sina.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463-5223-7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：010-63109462-1040

堪忍箱

Contents

1 5 9	1 3 7	1 1 7	0 9 7	0 7 3	0 5 1	0 2 5	0 0 1
砂村新田	天平秤	阴谋	带进棺材	十六夜骷髏	有仇家	拐卖	堪忍箱

堪忍箱

堪忍箱……

全壹话

她也很想打开箱子，一看究竟，可对箱子的恐惧占了上风。她坚信，降临在祖父与父母身上的灾难，都来源于手上的这个箱子。

糖果店“近江屋”，位于本所^①回向院^②旁。店面所在的小路，人称“寺后小道”。十二月中旬，一个北风刺骨的夜晚，一场大火吞噬了整个近江屋。火是从近江屋的厨房里莫名其妙烧起来的。火势愈演愈烈，席卷整个厨房，火苗一路蹿到天花板上。铺着光亮的橡木地板的走廊，也逐渐被烟雾笼罩。更糟糕的是，当时夜深人静，家里人与用人们正梦会周公，没有一人发现家中的异样。

近江屋当家清兵卫唯一的孙女名唤阿驹，过了年就满十四岁了。她的房间离厨房很远，位于房屋南侧，面朝景致优美的庭院。她的母亲阿茑也与她并排睡在一起。阿驹睡得甚是香甜，看来吞噬着家宅的烈火与浓烟，并未侵入她的梦中。

① 东京都墨田区地名。

② 位于东京都墨田区两国地区的一座净土宗寺庙，用于祭祀明历大火中丧生的人。

最先醒来的是阿莛。朦胧之中，她仿佛听见远处有人在敲打金属器皿，顿时惊坐起来。

房间里一片寂静，充满着冰冷的空气，仿佛没有任何异样。可阿莛毕竟是商店的老板娘，生意场上锻炼出的敏锐直觉告诉她，今晚绝不寻常。她钻出被窝，拉开了走廊与房间之间的纸门——走廊里飘着一层薄薄的白烟，仿佛天女下凡时挥舞的白袖一般。

阿莛刚要张嘴大喊，只听见厨房那儿传来了阿岛的惨叫声。这位女佣总管重复着撕心裂肺的喊声，给全家敲响了火灾的警钟。

近江屋的房子并不大。不算仓库，店面加住家，总共也不过十个房间。阿莛冲去走廊一看，鲜红的火舌已经蔓延到了走廊，正朝用人们的房间逼去。

“阿岛！阿岛！小心啊！”

“少夫人！您千万别过来！”

阿莛在浓烟与热气的缝隙中，瞥见了掌柜八助的侧脸，只见他扛着水桶，正准备灭火。

火星四溅，逼得阿莛只得用睡衣的袖子护住脸。她正想冲去帮阿岛他们灭火，就被浓烟呛到了，止不住地咳嗽，一点儿动弹不得。

——不行，这火是灭不了了！

想到这儿，阿莛立刻折了回去。冲进房间一看，阿驹正跪坐在床铺上，紧紧抓住睡衣的衣襟，紧张地张望四周。

“娘亲——”

“快起来，着火了！快逃命吧！”

阿鸢跑去女儿身边，抓起盖在床铺上的棉袄为她穿上。

“走廊已经着火了，从院子里逃吧！从院子里绕去爷爷的房间，站在房间走廊上，把爷爷喊醒！带着爷爷，走南面的走廊，从店门口逃出去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近江屋当家清兵卫现年五十六岁，做起生意来一点儿也不含糊，就是耳朵有些背，肯定还没醒来。好在他的房间在房子的最南端，是距离厨房最远的一间。只要和阿驹一块儿走，就有十足的把握逃生。

“那娘亲呢？”阿驹抓住了母亲的袖子，“我要跟娘亲一块儿走！”

“我去去就来，”阿鸢握住阿驹的手，微笑着说道，“有些东西要拿，很快就好，别担心。”

寺后小道的火警塔已然发现了火情，警钟的响声不绝于耳。阿鸢打开防雨窗，推了娇小的阿驹一把。

“快走吧，快啊！”

阿驹光着脚跳进庭院，正想穿上大石板上的木屐，忽然发现平日里阴云密布、寒风瑟瑟的庭院，今天却异常明亮，甚至能清楚地看见地上的鞋，仿佛有满月的月光照耀一般。抬头一看，二楼北侧的花棧窗早已燃起熊熊烈火。火焰在夜空中舞蹈，骄傲地挥舞着鲜红色的魔爪。

庭院四周的丝柏围墙对面，不住地传来警钟刺耳的响声

和街坊邻居们的叫嚷声。阿驹横穿过庭院，爬上了清兵卫卧室的走廊。

“爷爷，快开门啊！”

她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声喊道，双手不住地敲打防雨窗。没想到立刻就有人开窗了——那是住在近江屋的女佣阿秀，她好像是赶来救清兵卫的。

“小姐！您没事真是太好了……快到这边来！”

屋里的清兵卫从壁龛的架子上取下本子与扎着绳子的小盒子，抱在怀里。听见阿秀的声音，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说：

“阿驹，快逃命吧！你娘亲呢？”

“她说要去拿些东西……”

“都是些身外物啊……管他做甚！”

清兵卫自己明明也捧着一堆东西，却为阿驹的行为怒上心头。

“我去瞧瞧！”

阿秀自告奋勇地冲去走廊，却大喊一声“有烟”，折了回来。

“老爷，小姐，快往店里逃吧！烟雾已经往走廊这边来了！”

阿秀在浓烟中游走，呛得直咳嗽，可还是往阿驹与阿驹的房间寻了过去。阿驹当下的判断没有错，只有让阿驹往庭院逃，才能有一线生机。

“阿驹……”

清兵卫呆呆地望着弥漫在走廊里的浓烟，无力地自语道：“阿驹她……”

突然，他好像想通了什么，身子一抖：

“对了！是堪忍箱^①！”

阿驹没听明白。堪忍——什么？

“爷爷，您……您在说什么啊？”

清兵卫弯下腰，与阿驹对视了一会儿。随后，他便将手中的本子——那好像是店里总账的抄本——交给了阿驹。

“你拿着这个，赶紧逃去店里吧——”

话音刚落，院子里传来一声巨响。

嘎吱嘎吱……

围墙裂开了一条缝。

估计是墙外的人用斧子砍开的。还有消防员在围墙上架了梯子，爬上了墙头。

“啊，有救了！喂！喂！”

清兵卫大声喊来消防员，抱起阿驹说道：

“我孙女就拜托你们了！”

说完，他便消失在了烟雾弥漫的走廊中。阿驹的双颊也已感受到了屋里的热气。嘎吱嘎吱……整座房子开始发出悲凉的响声。

“快！快这儿来！”

一位消防员伸出双手，把阿驹“捞”了起来。她在几位消防员的手臂之间传递，终于被人们从围墙的缝隙里救了出去。阿驹被烟熏得眼泪直流，瘦弱的双手还捧着清兵卫交给

① 日语“堪忍”是“要忍耐”之意。

她的东西。她在围墙的另一头不住地喊着：

“娘亲！爷爷！”

瑟瑟发抖的阿驹，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越过土墙仓库的白色墙壁与被人砍开的丝柏围墙，蔓延到了周围的人家。一个陌生人握住了阿驹的手，阿驹也死死抓住那只手。

阿秀从浓烟中捡回了一条命。好几个用人也随之被救了出来，脸上被熏得漆黑，烧伤带来的痛苦与恐惧令他们哭喊不已。二掌柜松太郎大声喊道：

“老爷和少夫人还在里头！”

话音刚落，近江屋的瓦砾屋顶便开始倒塌，整栋房子倾倒在地，仿佛在嘲笑松太郎的话语一般。消防员的一架梯子，也因为房屋倒塌的力道向外弹开，把梯子上的人给生生甩了下去，疼得惨叫连连。

“娘亲……爷爷……”

阿驹不住地流泪，不知是被浓烟熏的，还是因为那恐怖的预感。忽然，她瞧见阿岛挣扎着从歪斜的屋顶与柱子的缝隙之间爬了出来。火灾现场的人们欢呼雀跃，赶忙上前营救。

阿岛不是独自逃出来的。耷拉着脑袋，失去知觉的阿莩也和她在一起。

“先救少夫人！”

阿岛的头发被烧焦了，烫伤的脸颊涨得鲜红，可她还是强忍着痛楚，让周围人先救阿莩。阿莩的头上鲜血直流，脚上好像也受伤了，双腿无力地垂下。

“娘亲！”

阿驹一声大喊，扑向母亲，可阿葛却没有回应。呼啸的北风让火势越发猛烈。阿葛被人抱到了担架上，脸色惨白，比四处飞散的灰烬更甚。

然而，奄奄一息的阿葛，却用双臂紧紧抱着些什么，谁都无法掰开她的手。

“娘亲究竟拿着什么啊？”

阿驹凑近母亲的担架，在嘈杂的喊声与密集的手臂与身体之间，瞥见了母亲怀中的东西。那东西包了一层包裹布，看起来好像是个箱子——一个黑色漆皮的小信箱。

——箱子！

阿驹忽然想起，清兵卫舍命冲回火场时，念叨的也是“箱子”。他好像说——没错，好像是“堪忍箱”这几个字。

——爷爷呢？

清兵卫一直没能逃出火场。等了又等，还是不见踪影。

最终，他还是没能获救。

火里逃生的近江屋一行人，姑且转移到了位于根岸^①的“宿舍”。这个宿舍和近江屋本家一样，都不是很大，有亲戚可以投靠的男佣们都各自找到了住处，准备等店铺重建好了再回来，于是宿舍里住的都是些女眷。

女佣总管阿岛，自己的四肢都被严重烧伤了，可还是在

① 东京都台东区地名。

宿舍男佣久次郎的帮助下，照顾阿莩和阿驹的起居生活。阿岛总是不离阿莩半步，就连睡觉时都是如此，也不让其他人接近阿莩。

火灾之后，阿莩一直没有苏醒。医生说，她吸进了太多浓烟，又被倒下的柱子打中了头，伤得很重。医生遗憾地表示，烧伤和脚伤会慢慢痊愈，可她究竟何时才会苏醒，谁也说不准。

“你要尽可能多陪陪你母亲，多和她说说话。她虽然睁不开眼睛，可说不定能听见你在说什么。”

阿驹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每天要去母亲卧室好几回，跟她说好话。阿莩脸色苍白，憔悴不已，双目紧闭，一动不动，半个下巴总是埋在被子里。

阿驹拼命与母亲“交谈”——今天早上看到野兔啦，久次郎给我买团子吃啦，根岸好像比本所冷啊——可每次“交谈”，最后都会让阿驹泣不成声。阿岛开始还会拍拍阿驹的背，安慰安慰她，但最后她自己也会眼泪汪汪。

近江屋的火灾成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大火，二十来人丧生火海，下落不明的清兵卫是否安好，也是无从得知。阿驹他们原本还抱有一线希望。然而火灾发生后第六天，掌柜八助来到了宿舍，穿着一件袖长极不合身的衣服，明显就是借来的。他说昨晚人们在瓦砾下发现了一具烧焦了的尸体，极有可能就是老爷的——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。

清兵卫死了，阿莩又是那副模样，近江屋以后可怎么办啊……八助愁容满面，长叹一口气。

“掌柜的，你怎么能说这种丧气话呢?!”阿岛激动地说道。

阿岛、八助、阿驹三人围坐在阿葛枕边的火盆旁。窗外飘起了雪花，寂静无声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要带头重建近江屋才是啊!少夫人总有一天会醒的，一定会的……”

“我一个人担子太重了，还是拜托淀桥那边……”

青梅街道淀桥也有一家糖果店，算是近江屋的亲戚。那家店的当家，是已故的清兵卫的表哥。这家人生了三个儿子，香火鼎盛，他们说说不定会出手相助。

可阿岛却表示强烈反对。

“掌柜!那样的话，近江屋一定会被淀桥抢了去的!你明知知道淀桥的老板有多奸诈……”

阿岛拉着阿驹，笑着说道：

“咱们还有小姐呢!好在近江屋做的是糖果生意，不是酒肉生意。再过个四五年，咱们小姐就能当家做主了，撑起一家店不成问题，只要掌柜的你好好辅佐小姐就成。”

近江屋主要经营干点心与麦芽糖，最出名的一种麦芽糖叫“锦丝乐”，因为它的表面浮着一层金箔，非常漂亮，据说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，深受人们的欢迎。它是近江屋创始人善太郎的杰作。享保^①初年，当时的善太郎还是个普通的卖糖

① 江户时代的年号，大致是公历的1716年至1736年间。

商人，正是“锦丝乐”让他白手起家，打响了近江屋的招牌。然而享保年间节俭之风盛行，掺有金箔的麦芽糖简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，善太郎因此遭到政府的处罚，被抓进大牢，关了整整五十天。可善太郎不愿放弃自己的创意，瞒着老板娘，坚持贩卖“锦丝乐”，这也铸就了今日近江屋的基础。

“遇到这点困难就吓倒了，少爷在九泉之下还有什么脸面对列祖列宗啊！掌柜，你可一定要振作啊！”

八助心里没底，眉毛都耷拉下来了。

“你说的我都明白……唉，要是少爷还在就好了……”

清兵卫的独子，阿莩的丈夫，阿驹的父亲——近江屋彦一郎于前年夏末突然病故。下腹剧痛，呕吐不止，发病不足一刻便命丧黄泉。如此怪异的死法，最后被归咎于对下酒菜里的小鱼干过敏。然而少爷死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近江屋都被不祥的阴云所笼罩……

万幸的是，近江屋的生意在清兵卫与阿莩的努力下，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相熟的商人和亲戚反而觉得，阿莩比从小娇生惯养的彦一郎更适合当家，因为她出生于一家小糖果店，干活儿非常麻利，刚来近江屋打工的时候就被清兵卫看中了，才招她当儿媳的。清兵卫和阿莩的关系也很和睦，在阿莩还是女佣的时候，清兵卫就对她疼爱有加。还有谣传说，阿莩刚进门的时候，尚未去世的老夫人，也就是当时近江屋的老板娘，还为丈夫的特别关照醋意大发呢。

“少爷英年早逝的确可惜了，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……”

阿岛真是太坚强了。这时，她身边的阿驹突然想起……

——话说回来，爹爹也是……

父亲的突然离世，对阿驹也是一大打击。然而父亲常年忙于生意，平时又很少说话，所以父女之间的感情并不深厚。父亲从未将她扛在肩头，也没带她去过夜宵小摊。

然而，阿驹突然发现，这次的火灾，与她心中少得可怜的与父亲有关的回忆，竟有相通之处。

——堪忍箱。

父亲去世前不久，一个下雨闷热的日子，阿驹无法外出，只得在里间的走廊上玩手球解闷。她追着满地乱滚的球来到佛堂，这时纸门的缝隙中，传来了父亲喃喃自语的声音。

——堪忍，堪忍。

阿驹透过门缝，偷偷一看，发现彦一郎在佛坛前正襟危坐，膝头放着一个黑黑的小箱子，嘴中念叨着：“堪忍……堪忍……”

那就是一个小小的，像信箱一样的小箱子，连盖子都没有打开。阿驹越想越觉得蹊跷，那箱子，分明就是火灾当晚阿葛抱着的箱子啊，而且父亲口中还念叨了“堪忍”这两个字。

阿驹抬起头，看了看阿岛，又看了看八助，终于提到了堪忍箱的事情。

“娘亲小心抱着的箱子，就是堪忍箱吗？堪忍箱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听到这话，八助吓得目瞪口呆，阿岛也是扬起嘴角。阿驹还以为阿岛生气了。还没等战战兢兢的八助开口，阿岛便用沉着冷静的口吻说道：